

資治通鑑全译

张舜徽

主编

李国祥

顾志华

陈蔚松

副主编

汤建英

译注

勅編集

周紀一

起著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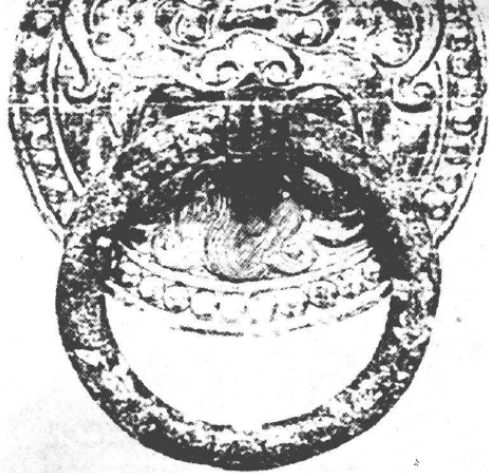
威烈王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[第三册]

非民之身受制於一人
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焉
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士
使下循以取之還事
十三年丁丑晉大夫
天子之天子大於禮
也何禮也何禮也
非民死非民死
而服得如也

侯諸侯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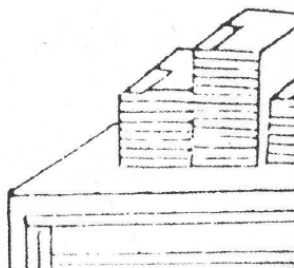
资治通鉴全译

卷二十八
至四十三

第三册

汉元帝初元元年癸酉起(公元前8年)
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丙午止(公元6年)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十八

汉纪二十 起昭阳作噩，尽屠维单阏，凡七年。

孝元皇帝上^①

初元元年

- 1 春，正月，辛丑，葬孝宣皇帝于杜陵；赦天下。
- 2 三月，丙午，立皇后王氏，封后父禁为阳平侯。
- 3 以三辅、太常、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；贵不满千钱者，赋贷种、食。
- 4 封外祖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。
- 5 夏，六月，以民疾疫，令太官损膳，减乐府员，省苑马，以振困乏。
- 6 关东郡、国十一大水，饥，或人相食；转旁郡钱谷以相救。
- 7 上素闻琅邪王吉、贡禹皆明经洁行，遣使者征之。吉道

病卒。禹至，拜为谏大夫。上数虚己问以政，禹奏言：“古人君节俭，什一而税，无他赋役，故家给人足。高祖、孝文、孝景皇帝，宫女不过十余人，厩马百余匹。后世争为奢侈，转转益甚；臣下亦稍放效。臣愚以为如太古难，宜少放古以自节焉。方今宫室已定，无可奈何矣；其余尽可减损。故时齐三服官^②，输物不过十笥^③；方今齐三服官，作工各数千人，一岁费数巨万。厩马食粟将万匹。武帝时，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，以填后宫。及弃天下，多藏金钱、财物，鸟兽、鱼鳖凡百九十物；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。至孝宣皇帝时，陛下恶有所言，群臣亦随故事，甚可痛也！故使天下承化，取女皆大过度；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，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，是以内多怨女，外多旷夫。及众庶葬埋，皆虚地上以实地下。其过自上生，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。唯陛下深察古道，从其俭者：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，三分去二；择后宫贤者，留二十人，余悉归之，及诸陵园女无子者，宜悉遣；厩马可无过数十匹，独舍长安城南苑地，以为田猎之囿。以方今天下饥馑，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！天生圣人，盖为万民，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。”天子纳善其言，下诏，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；太仆减谷食马；水衡减肉食兽。

臣光曰：忠臣之事君也，责其所难，则其易者不劳而正；补其所短，则其长者不劝而遂。孝元践位之初，虚心以问禹，禹宜先其所急，后其所缓。然则优游不断，谗佞用权，当时之大患也，而禹不以为言；恭谨

节俭,孝元之素志也,而禹孜孜言之;何哉!使禹之智不足以知,乌得为贤!知而不言,为罪愈大矣。

8 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,言民众困乏。诏云中、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。

9 是岁,初置戊己校尉^④,使屯田车师故地^⑤。

【注释】

①孝元皇帝:刘奭(公元前 76~前 33 年),公元前 49~前 33 年在位。汉宣帝长子。好儒家学说。即位后,征用儒生,委之以政。先后任用贡禹、薛广德、韦玄成、匡衡等为丞相。西汉开始由盛渐衰。

②齐三服官:齐指今山东;三服官是为朝廷做春服、夏服、冬服。

③笥(sì 似):用竹、苇编制的盛衣物的箱子。

④戊己校尉:镇安西域的官名。

⑤车师:西域城国名。分为车师前国、车师后国。前国一名前部,治交河城;后国治务涂谷,分别在今新疆吐鲁番县及吉木萨尔县一带。

【译文】

汉纪二十 起癸酉(公元前 48 年),止己卯(公元前 42 年),共七年。

孝元皇帝上

初元元年(癸酉,公元前 48 年)

1 春,正月,初四,葬孝宣皇帝于杜陵;下诏赦免天下。

2 三月,初十,册立王氏为皇后,册封皇后的父亲王禁为阳平侯。

3 将三辅、太常、郡国中所有的公田以及园囿里所生产的谷物果蔬,如有可以节省下来的,便拿去救济贫民;对于拥有资财还不到一千文的人,就借给他们种子、食粮。

4 册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胞弟的儿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。

5 夏,六月,因为百姓中闹传染病,于是命令掌管皇帝饮食的太

官要节省饮食费用，同时还裁减乐府里的人员，减少各苑囿中所饲养的马匹，用来救济人民疾苦。

6 函谷关以东的各郡及王侯的封国共有十一处，都发生了大水，闹饥荒，有的地方甚至人吃人；于是便转运邻郡的钱谷去救助他们。

7 皇上早就听说琅邪郡人王吉和贡禹都是通达经术、德行高洁的人才，便派使者去征召他们。结果王吉不幸病死在路上。贡禹来了以后，便被任命为谏大夫。皇上经常虚心向他询问理政的道理，禹回奏说：“以前的国君，崇尚节俭，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税，再没有其他的赋税和差役，所以能家给人足。在高祖、孝文皇帝、孝景皇帝的时候，宫女不过十几个人，马圈里所养的马，也只是一百多匹而已。到了后代，就争相奢侈，越来越厉害；连为臣下的人，也在那里效仿。臣个人认为，做到像太古时候那样的朴实，当然是很难的。不过也应该稍微学习前人的样子，自行节省。现在宫室已成定制，是没有办法去裁减了；但在其他方面还是可以去削减的。从前，在齐地负责制备天子衣冠的三服官，所输贡的衣物，不过十箱而已；现在齐地的三服官，在三所官舍中，负责制备三服的专长技工，就各有几千人，每一年就要耗费金钱好几万万。马圈里用粮食喂养的马则将近万匹。武帝时，又多方寻求美女，数目竟有几千，用来充置后宫。到他去世以后，殉葬的金钱、财物、鸟兽、鱼鳖等多达一百九十种；又全用宫女去守护武帝的陵园。到了孝宣皇帝逝世时，因为陛下对于父亲的丧事不便主张俭省，群臣便又依循了往例，这实在是件很值得痛惜的事啊！因此，使得天下人都受其影响，聘娶女子时，也都太过分，毫无节制；诸侯们的妻妾，有的多到几百人，一些富有的人和官吏所蓄养的歌伎，也有几千人之多。所以在国内多的是大而不得嫁的女子，在宫室外又有很多大而不得娶的男人。还有那些老百姓对于丧葬的事情又都把地上有用的东西，同死人一起殉葬于地下。这些都是由于皇上这样做，而大臣们又都依循成例不

肯改革的罪过。请陛下能仔细体察古圣先贤治国的方法,效法他们的俭约:大大地减少不必要的车服器物,三分可去掉两分;在后宫中选择那比较贤惠的宫女,只留下二十名,其余的都放她们回家去,还有留在先帝的每个陵园中服役的女子,凡是没有子女的,也应该遣散她们回去;马圈里喂养的马,只要几十匹就够了,只留下长安城南的苑囿,供作打猎用就可以了,其余的一概废除。因为目前天下还遭到饥荒,怎能不大大的节省用费,来救济百姓,以顺合天意呢?上天生下圣人,是为万民百姓着想的,并不是要让他自己独享快乐而已。”天子很嘉许他的建议,便下了诏书,命令各离宫别馆,凡不常居住游幸的,都不再补修整理;还要掌管天子车马的太仆官,减少喂马匹的粮食;掌管天子山林池苑的水衡都尉官,减少喂野兽的肉。

臣司马光认为:忠臣奉事国君,应该去责求国君所难于做到的,那些容易做的事情,便不须费力,就能做得很好;也应该去设法补救国君所欠缺的,那样,国君的长处,自然就不须劝谏,也能顺利去发挥。在孝元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,既能虚心询问贡禹施政治民的方法,贡禹就应该先提出孝元皇帝时所应急于解决的问题,而后再提出可以暂缓办理的事情。那么,做事犹豫不决,缺乏果断,又有佞人弄权,谄媚不正,就是孝元皇帝当时最大的弊病,而贡禹却不针对这弊病提出建议;恭谨节俭,则是孝元皇帝向来的心愿,贡禹却不厌其烦地侃侃而谈。这是为什么?假使是因为贡禹的智慧不能够明白到这一点,那如何能说他是贤人!如果是明知如此,却不说出来,那他的罪过就更大了。

8 匈奴呼韩邪单于又上书给汉天子,说是百姓生活困乏。于是汉天子便下令云中郡和五原郡转运二万斛粮食去供给他。

9 这一年,初设镇护西域诸国的戊己校尉,令他在以前的车师国境屯田。

二 年

1 春，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畤。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，前将军萧望之、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。望之名儒，与堪皆以师傅旧恩，天子任之，数宴见，言治乱，陈王事。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、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，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。四人同心谋议，劝导上以古制，多所欲匡正；上甚乡纳之。史高充位而已，由此与望之有隙。

中书令弘恭、仆射石显，自宣帝时久典枢机，明习文法；帝即位多疾，以显久典事，中人无外党，精专可信任，遂委以政，事无大小，因显白决，贵幸倾朝，百僚皆敬事显。显为人巧慧习事，能深得人主微指，内深贼，持诡辩，以中伤人，忤恨睚眦^①，辄被以危法；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，议论常独持故事，不从望之等。

望之等患苦许、史放纵，又疾恭、显擅权，建白以为：“中书政本，国家枢机，宜以通明公正处之。武帝游宴后庭，故用宦者，非古制也。宜罢中书宦官，应古不近刑人之义。”由是大与高、恭、显忤。上初即位，谦让，重改作，议久不定，出刘更生为宗正。

望之、堪数荐名儒、茂材以备谏官，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，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，及言许、史子弟罪过。章视周堪，堪白：“令朋待诏金马门。”朋奏记望之曰：“今将军规橛^②，云若管、晏而休，遂行日昃^③，至周、召乃留乎？若管、晏而休，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^④，没齿而已矣。如将军兴周、召之遗业，亲日昃之兼听，则下走其庶几

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!”望之始见朋,接待以意;后知其倾邪,绝不与通。朋,楚士,怨恨,更求人许、史,推所言许、史事,曰:“皆周堪、刘更生教我;我关东人,何以知此!”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。朋出,扬言曰:“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,大罪一。”待诏华龙行污秽,欲入堪等,堪等不纳,亦与朋相结。

恭、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,疏退许、史状,候望之出休日,令朋、龙上之。事下弘恭问状,望之对曰:“外戚在位多奢淫,欲以匡正国家,非为邪也。”恭、显奏:“望之、堪、更生朋党相称举,数谮诉大臣,毁离亲戚,欲以专擅权势。为臣不忠,诬上不道,请谒者召致廷尉^⑤。”时上初即位,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,可其奏。后上召堪、更生,曰:“系狱。”上大惊曰:“非但廷尉问邪!”以责恭、显,皆叩头谢。上曰:“令出视事。”恭、显因使史高言:“上新即位,未以德化闻天下,而先验师傅。既下九卿^⑥、大夫狱,宜因决免。”于是制诏丞相、御史:“前将军望之,傅朕八年^⑦,无他语过,今事久远,识忘难明,其赦望之罪,收前将军、光禄勋印绶;及堪、更生皆免为庶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睚眦(yá zì 牙字):发怒时瞪眼睛,借指极小的仇恨。

②橧(mó 魔):同模。

③昃(zè 仄):太阳偏西。

④延陵:地名。今为江苏武进县。

⑤谒者:官名。秦置,汉因之,掌宾赞。

⑥九卿：汉时以太常、光禄勋、大鸿胪、大司农、卫尉、太仆、廷尉、宗正、少府为九卿。

⑦傅朕八年：汉宣帝五凤二年，萧望之为太子太傅，至黄龙元年共八年。

【译文】

二年（甲戌，公元前 47 年）

1 春，正月，元帝上甘泉宫去祭祀泰畤。乐陵侯史高因为外戚的关系，掌领尚书事，典守枢机，前将军萧望之、光禄大夫周堪当他的副手。因为萧望之是一位著名儒生，和周堪都因为有教导天子的旧恩，很得信任，天子数次宴请他们，谈论有关兴治理乱的事情，也陈述一些君王施政的意见。萧望之还举荐在宗室中能通达经术，又德行修慎的散骑、谏大夫刘更生任给事中，侍从天子，和侍中金敞两个人并在左右拾遗补阙。四人同心议谋，用古圣人的仪制去劝导皇上，想能多方面纠正皇上的缺失，皇上也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进谏，史高就变成充位的了，因此便和萧望之有了怨隙。

中书令弘恭和仆射石显，从宣帝时起，就已久掌管中枢机要，熟习各种典章法制；元帝即位，身体多病，因石显久执政事，又是宫中的宦官，没有什么亲党，精力专一，可以信任，便把朝政托付给他，事政无论大小，都由石显来进奏决断，所受的尊宠，倾动了满朝文武百官，他们既敬畏他，又要奉承他。石显的为人，既聪明而狡猾，又通晓政事，能深切了解皇上心思，而内心却阴险邪狠，又喜好用欺诈诡辩来中伤别人，稍有小怨，就以重法去处置人；他和车骑将军史高便内外相呼应，结为一体，凡有议论，经常是专依往例，不听萧望之等人的意见。

萧望之等因许嘉和史高的放纵而感到忧虑难受，又痛恨弘恭和石显的专权，便向皇上提出建议，认为：“中书是施行政务的重要所在，国家的权力中枢，应该选用通明公正的人去担任中书令。武帝时，因在后宫游荡宴乐，所以任用了宦官，这是与古圣王的体制

不相符合的。现在应该罢免在中书里的宦官,以符合刑人不在君侧的古义。”因此便和史高、弘恭、石显的抵触情绪更大了。皇上因为刚即位,表现很谦让,不愿多事更张,因而对于萧望之的建议,很长时间不能做出决定,便让刘更生由散骑、给事中,出任为外朝官的宗正,掌管宗正的教养管事等事。

萧望之和周堪多次推荐名儒、茂才去充任谏官,会稽郡人郑朋内心里想依附萧望之,便上书说车骑将军史高曾派遣宾客到郡国去图谋私利,还说到许、史子弟的罪过。皇上就将郑朋的奏章批示给周堪看,周堪建议:“命令郑朋在金马门待诏。”郑朋又呈上书信给萧望之说:“现在将军所成就的规模怎样?是要像管仲、晏婴那样子就行了,还是想发挥济世之才,忙得连中午饭都没有时间去吃,就像周公、召公那样才肯罢休呢?如果你只想像管仲和晏婴一样,那么我就回到延陵的水边,终享我的天年算了;如果将军要重振周公、召公当年所遗功业,亲接贤士,忙得日过中午也顾不上吃饭,那么我将愿跟随您,为了汉朝奉献出我的微薄之力!”萧望之刚见到郑朋的时候,很诚意地去接待他,后来知道他是一个邪恶不正的小人,就断绝和他的往来。郑朋,是楚地人,见萧望之不喜欢他,心中怨恨,便改而加入许、史的帮派,还推脱自己所揭发的许、史丑事,说:“这都是周堪、刘更生教我做的;我是关东人,怎么能知道这些事情呢?”于是侍中许章,上奏请皇上接见郑朋。郑朋出来以后,扬言说:“我刚才向皇上报告了前将军萧望之的五点小过错和一大罪状。”待诏华龙品行很污秽,想依附周堪等人,周堪他们又不接受他,也和郑朋互相勾结起来。

弘恭、石显要他们两人向皇上告萧望之等人计划要罢退车骑将军,疏远许、史,等到萧望之的休假出宫的时候,要郑朋、华龙两人将这些情状奏给元帝知道。元帝便把这件事交给弘恭去查问,萧望之回答说:“因在位的外戚多数都很奢侈放荡,我们是想纠正国家过失,并没有什么危害国家的不正确的议论。”弘恭、石显便向皇上

奏说：“萧望之、周堪和刘更生结成朋党，互相称赞，屡次诬告大臣，诽谤离间亲族外戚，想来专权弄势。为人臣而不忠，又欺罔皇上，违逆伦理，请派谒者把他们交给专掌司法刑罚的廷尉。”当时皇上即位不久，不知道把人交给廷尉就是把他们关进监狱，便批准这个建议。后来皇上要召见周堪和刘更生，有人告诉他说：“已经关在监狱里了。”皇上很惊讶地说：“不是只送到廷尉那里去问一下吗？”于是就责问弘恭和石显，他们都只好叩头谢罪。皇上说：“放他们出来，恢复他们的职务。”弘恭、石显便要史高去向皇上说：“皇上刚即位，还没有让天下百姓感知皇上的德治，现在可从皇上的师傅身上先行证验。既把宗正刘更生和光禄大夫周堪关进监狱，也应该趁现在判免他们为庶人。”于是下诏令给丞相和御史大夫说：“前将军望之，曾为朕太子时之太傅，辅导朕八年，没有什么罪过，今事已过很久，记忆也不很明晰，现在要赦免萧望之的罪，收回前将军、光禄勋的印绶，还有周堪及刘更生都罢黜为平民百姓。”

2 二月，丁巳，立弟竟为清河王。

3 戊午，陇西地震，败城郭、屋室，压杀人众。

4 三月，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^①。

5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，水衡禁圃、宜春下苑、少府饮飞外池、严籓池田假与贫民^②。又诏赦天下，举茂材异等、直言极谏之士。

6 夏，四月，立子骞为皇太子。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^③，先帝名臣，宜傅辅皇太子。上以问萧望之，望之以为敞能吏，任治烦乱，材轻，非师傅之器。天子使使者征敞，

欲以为左冯翊，会病卒。

7 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，给事中，朝朔望。

8 关东饥，齐地人相食。

9 秋，七月，己酉^④，地复震。

10 上复征周堪、刘更生^⑤，欲以为谏大夫；弘恭、石显白，皆以为中郎。

上器重萧望之不已，欲倚以为相；恭、显及许、史兄弟、侍中、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。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，言“地震殆为恭等，不为三独夫动。臣愚以为宜退恭、显以章蔽善之罚，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，如此，则太平之门开，灾异之原塞矣。”书奏，恭、显疑其更生所为，白请考奸诈，辞果服；遂逮更生系狱，免为庶人。

会望之子散骑、中郎伋亦上书讼望之前事，事下有司，复奏：“望之前所坐明白，无谮诉者，而教子上书，称引亡辜之诗，失大臣体，不敬；请逮捕。”弘恭、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，不诎辱，建白：“望之前幸得不坐，复赐爵邑，不悔过服罪，深怀怨望，教子上书，归非于上，自以托师傅，终必不坐，非颇屈望之于牢狱，塞其快快心，则圣朝无以施恩厚！”上曰：“萧太傅素刚，安肯就吏！”显等曰：“人命至重，望之所坐，语言薄罪，必无所忧。”上乃可其奏。冬，十二月，显等封诏以付谒者，敕令召望之手付。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。使者至，召望之。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朱云，云者，好节士，劝望之自裁。于是望之仰天叹曰^⑥：“吾尝备位将相，年逾六十矣，老人牢狱，苟求生活，不亦鄙

乎!”字谓云曰:“游,趣和药来,无久留我死!”遂饮鸩自杀。天子闻之惊,拊手曰:“曩固疑其不就牢狱,果然杀吾贤傅!”是时,太官方上昼食,上乃却食,为之涕泣,哀动左右。于是召显等责问;以议不详,皆免冠谢,良久然后已。上追念望之不忘,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,终帝之世。

臣光曰:甚矣孝元之为君,易欺而难悟也!夫恭、显之潜诉望之,其邪说诡计,诚有所不能辨也。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,恭、显以为必无忧,已而果自杀,则恭、显之欺亦明矣。在中智之君,孰不感动奋发以底邪臣之罚!孝元则不然。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,而终不能诛恭、显,才得其免冠谢而已。如此,则奸臣安所惩乎!是使恭、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憚者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:汉宣帝五凤四年,广陵厉王胥因罪自杀,国除。到这时再立其子。

②宜春:宫名,今长安县西。欣飞:官名。严籋(yù 寓):帝王射鸟的园林。

③张敞:(? ~前 47 年)字子高。河东平阳(今山西临汾西南)人。初为太仆丞。宣帝时,任太中大夫,得罪大将军霍光,出为函谷关都尉。后任京兆尹、冀州刺史等。他曾为妻画眉,长安城中传为笑谈。

④己酉:本月无此日。

⑤周堪:齐人,字少卿。宣帝时,为太子少傅。元帝时,领尚书事,与太傅萧望之等同心辅政,为石显等所诬陷,被免官。刘更生:(约前 77 ~ 前 6 年)当时经学家、目录学家、文学家。字子政。沛(今属江苏)人。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。曾任谏大夫,敢于直言屡次上书劾奏外戚专权。元帝时为中垒校尉,成帝时任光禄大夫。

⑥萧望之:(? ~ 前 47 年):西汉大臣。字长倩。东海兰陵(今山东枣庄东

南)人。宣帝时,历任大鸿胪、太傅等官。元帝时,因曾为师傅,倍受尊敬。后因得罪宦官弘恭、石显等,被迫自杀。

【译文】

2 二月,二十七日,册立皇帝的弟弟刘竟为清河王。

3 二十八日,陇西地震,毁坏了城墙、房屋,压死不少群众。

4 三月,广陵厉王刘胥的儿子刘霸继承父位。

5 下诏罢去属少府的黄门所管理的那些车驾狗马,还有水衡都尉掌管的禁囿、宜春下苑、少府属官饮飞的外池以及射鸟用园林,都借给贫民去耕种。又下诏令赦免天下,举用特异出众,能直言进谏而不阿谀奉承的优秀人才。

6 夏,四月,册立儿子刘骜为皇太子。待诏郑朋推荐太原郡的太守张敞,因他是先帝的名臣,可以辅导皇太子。皇上就这件事询问萧望之的看法,望之认为张敞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官员,能治理冗杂繁乱的工作,但行为轻佻,不是做太子师傅的人才。天子派使者去征召张敞,想让他为左冯翊,没想到他却病死了。

7 下令赐萧望之关内侯的爵位,命他为给事中,并规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可以朝见天子。

8 关东一带闹饥荒,在山东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。

9 秋,七月,己酉,又发生了地震。

10 皇上又征召周堪、刘更生,想委任为谏大夫,后因弘恭、石显的禀告,又都改任为中郎。

皇上很器重萧望之,想要他担任宰相职务;而弘恭、石显以及许嘉、史高兄弟、侍中、诸曹等都嫉妒萧望之等人。刘更生于是要他的外戚上奏灾异变怪等现象去劝悟皇帝说:“现在所以发生地震,是因为弘恭等人的专横,不是为了萧望之、周堪和刘更生那三个孤立无援的匹夫而震动的。臣认为应该斥退弘恭、石显,来宣明他们因为遮挡好人所应得惩罚,进用萧望之等人,则打通让贤明的人去

为国效力的道路，能这样做，那么太平盛世的大门将因此而开放，引起灾难变异的根源，也将会被堵绝。”奉章呈上去以后，弘恭、石显怀疑这是刘更生所指使干的，就报告皇帝，建议调查其中的诡诈，结果正是如此，于是便收捕了刘更生，将他关进监狱，又黜免为平民。

恰巧这时萧望之的儿子散骑、中郎萧伋，也上书诉讼他父亲以前被关廷尉的事，这件事情便被批交给主管官员去审理。有司回奏说：“萧望之以前所犯的罪，已调查清楚，并不是有人诬告，他却教唆儿子上书，引用无罪的诗句来为自己辩护，有失大臣的体统，这是很不恭敬的行为，请逮捕治罪。”弘恭、石显等人知道萧望之素来就节操高尚，不屈辱于人，就陈述意见：“萧望之从前幸得脱罪无事，又得到赐爵封邑的奖赏，却不悔过服罪，还深怀怨恨，教唆儿子上书，归咎皇上，自以为曾是皇上的师傅，终究不会治他的罪。现在要不稍微委屈萧望之，把他关进牢狱，去堵塞他那不服气的心理，那么，皇上便将无法再去施加恩惠知遇给他。”皇上说：“萧太傅向来刚强，哪里肯受到狱吏的屈辱！”石显等人说：“一个人最重的是生命，而萧望之所犯的罪过，只是语言上的轻微错误，这对他是没有什么可忧虑的。”皇上便同意了石显等人的建议。冬，十二月，石显等封好了皇上的文告，交给掌宾赞的官员，命令他们去把萧望之找来，亲手交付给他。于是，又命令掌管诸陵县的太常官，急调禁军执金吾车骑，赶去包围当时住在杜陵的萧望之住宅。使者到了萧望之的家，召见萧望之。萧望之便询问门生鲁国人朱云对件事的看法，朱云是一个很有节操的读书人，他劝萧望之自杀。于是萧望之仰天叹气说：“我曾经徒占将相的地位，年纪现已超过六十，到了年老，竟被陷在牢狱里，苟且保存生命，这不是很可鄙的事吗！”就称呼朱云的字号说：“游，赶快去拌和毒药，送来给我喝，不要耽搁时间，我要快一点死！”于是就喝了鸩酒自杀。元帝听到这消息，非常惊讶，拍手说：“以前我本来就怀疑他是不会屈辱在牢狱里的，现在